

# 人世界圖

蘇麟著



人文書局 · 出版發行

857.64  
44601

復旦大學圖書館

40077

人文叢書  
人 世 百  
蘇 麟 著  
圖

國民出版社印行



FUDAN JFZJ000058184J 復旦圖書館

文藝叢書

靳以主編

鳥樹小集(散文)

靳以著

每冊實售國幣九元

人世百圖(一文)

蘇麟著

每冊實售國幣九元

德意志

(長詩)

海涅原著

冬天的童話

(長詩)

周學普譯

奴城傳奇

(劇本)

令狐令德著

紅

燈(詩)

李滿紅著

大風暴(小說)

何陽著

十月中旬起陸續出版，外埠函購，另加郵費二元三角。

國民出版社印行

版權所有

文藝叢書 人世百圖

全一冊實售國幣九元

著作者

蘇

麟

發行者

國民出版社

印刷者

劍津印刷廠

發行所

國民出版社發行所

經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及文化服務社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

## 目次

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|
| 楔子    | (一)  |
| 癩     | (二)  |
| 熊的故事  | (四)  |
| 蒼蠅    | (六)  |
| 猪     | (八)  |
| 猪的悲哀  | (一〇) |
| 蛙     | (一三) |
| 雄雞的死亡 | (一六) |
| 饅舌一番  | (一九) |
| 狗     | (二〇) |
| 鴨的生涯  | (二二) |
| 父親和猪  | (二四) |
| 蛆     | (二七) |
| 大師    | (二九) |
| 引子    | (三一) |
| 跑衣    | (三三) |

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|
| 大富之家  | (三五) |
| 哭著的孩子 | (三六) |
| 路     | (三八) |
| 釣     | (四〇) |
| 曬鹹魚的人 | (四一) |
| 禽獸們   | (四三) |
| 啓事一則  | (四五) |
| 耕牛    | (四七) |
| 廣告    | (四九) |
| 蠶     | (五〇) |
| 跳蚤    | (五一) |
| 虎     | (五四) |
| 鼠     | (五五) |
| 官人    | (五七) |
| 統褥子   | (六〇) |
| 年     | (六三) |
| 後記    | (六八) |

## 楔子

楔子

自家生也不文，本不懂得什麼藝術與文學，太平年代原是一個識字的鄉下人。戰事一起，弄得家破人亡，既不能爲國效勞，也不願意留給我們的敵人一個壯丁，故此拋鄉離井，東跑西顛，備嘗人世之苦。來到戰時的首都，喘息方定，喫飯的問題，又成眉急。既無貴親顯友的提攜，又沒有逢迎周旋的本領；平時也不會號召民衆用來舉腳，更無法獻書當道以求參政，正自徬徨街頭，擬效子胥吹簫，忽遇當年友人××，寒暄已畢，他請我吃了一頓飽飯，他說：「你是同閨人，何不大街小巷，走走看看，有什麼寫下來，可以投投稿，換幾文來糊口。」當時自家是又喜又憂，喜的是大城市的是不凡，會寫三五百字也能喫飯；憂的是世界這麼大，事情這麼多，怎麼看，又怎麼寫？而且用筆不比用鋤，真怕有點使不上勁。老友慫恿再三，我勉強點頭，（其實我所以點頭的，一大半還是止子的關係）從此濫筆充數，也將列身文人之羣。自知不能寫得出萬世不朽的傑作，只得檢人家不要寫的寫下來，圖個新鮮，寫得如何，不暇先顧，只看寫了幾百字的楔子，握筆有如拾山，囊知道這碗飯也不大易喫也，醜話先說在前頭，獻醜還在後頭呢！

民國二十八年元月試筆凡百如意

## 瘤

在廣西省近北的那一部分，有個叫做河池的小縣城，據說是河水不是多了點什麼成分便是少了點什麼成分，居民多半都有個肉瘤，彷彿到了中年就容易生。過路人一眼可以看到街市上長着粗大頸項的人。

生在頸項上，原不足為奇，有個某甲，不知怎麼一來，給生到上唇去了。這個人，已經有了一些年紀，美觀的問題，自然無庸顧慮，只是一張嘴，原是喫飯說話的東西，這一下，就顯得果贅麻煩了。

他起始憂愁，纔一生就感覺不便，求醫問卜，也沒有把它消下一分，反倒一天天地大起來。他不必照鏡子，就是用自己的眼睛朝下望，在那美麗的眉端的下面，就是那個滾圓的肉瘤，晚上睡覺的時候，他不得不用鼻呼吸，因為它恰巧把個嘴給蓋住；就是醒着的時候，他想張大嘴吸幾口新鮮空氣，那個瘤正好像一枚大湯丸，塞住他的嘴。

因為憂愁，他的臉上堆滿皺紋，連頭髮也都白了；可是那個肉瘤正是那麼生動地掛在他上唇那裏。

不知道從那裏聽了來的辦法，他每天用手去撫摸，想用溫柔的手段使它消下去，可是這也沒有

用，它仍然頑強地掛在他上唇那裏。

有一天，風聞一位醫藥國手過境，他就誠誠懇懇地去求診。那位國手，的是不凡，反復看了許久，才說：

「先生，你的癰生得地位太差，我不願意看！」

他原來也有一肚子氣，本想發作，又怕國醫真的不管，就又哀求般她說：

「大夫，親愛的大夫，我實在受不了，如果沒有病，也不會來麻煩你，你救救我，我實在悶得慌。」

「悶還算甚麼？」那位國手一推他的肉癰，那團東西就起始幌動起來，並不疼，只是更顯得累贅：「它要不了你的命，可也不能讓你舒心。動手術也可以，它可連着你的心，那下才真可以要了你的命。它還是毒的，血水流到那裏就爛到那裏！」

這纔吓呆了他，下句話不說，連着那個肉癰，無數的縐紋，和半頭的白髮一齊起身向國手告辭了。

他滿心以爲它不過是個小累贅，沒有想到它還能有那麼大的禍害，此後每天他只能用怒視的目光多看它一些時候而已。

## 熊的故事

在動物園裏，在圖畫上，孩子們對於熊是並不生疏的。牠沒有獅虎那樣兇猛，也沒有猿猴那樣狡猾，生來一副肥胖的軀幹，怕是最討孩子們歡喜的了。平時雖然用四隻腳走路。有時候也會只用兩隻後腳站起來，彷彿像人的樣子。不明事的孩子們，更會以為牠是同類，也是以增激他們的好感。

可是在牠粗笨的外形之內，正有一顆玲瓏透剔的心，這是為孩子們，或說是為人類所看不見的。

在黑龍江北部（孩子們，你們記得這個地方吧！你們不會忘記的，我知道你們不會忘記的。）一座森林裏，盤踞了一族熊羣。它們沿用它們祖先的方法，來殘害人類。人們看到殘體碎肢，發現了熊羣，於是派強悍的獵手到森林內去搜索。結果是雙方的死傷，而且因為人類相戒不再走近那座森林，大熊小熊，都破癰了肚子。於是牠們乘着一個昏黑的夜，遷到另外一座森林裏。

這時候就有一步傑出的熊，牠是最肥胖的，眼邊還有兩個黑圈，彷彿人類戴的圓邊眼鏡。牠用着鼻音說話，起先熊們都不耐煩，後來聽出點道理來，居然就擁之為王，他的意思是說：「我們不必喫人的肉，那是沒有什麼滋味的，咿咿——」牠喘了兩口氣，「我們只要找到血管，把血吸盡就

好了，那是最補不過的，對於身體最有益的。被害的人保持完整的身軀，人類就不會和我們做對了。

果然。這匹傑出的熊的計策是不差的，人們不再和它們做對，看到倒在林邊毫無血色的死屍，就以爲是害癆病死去，趕快抬去埋了，而熊們，就一天天地肥胖起來。

# 蒼 蠅

「嗡嗡，嗡嗡，嗡嗡，……」

縱跨進息烽那個小縣分，什麼還沒有得清閒空上眼上手，便被這不斷的嗡嗡的聲音攪得自己彷彿頭暈似的。它們好像歡迎重要人物的專使，立刻就朝着旅客的周圍向來，然後密集地落在旅客們的頭臉上，手臂上，還許有一個不謹慎的傢伙鑽進鼻孔或耳朵裏去。這樣的刺激將不為那個旅客所能忍受，就寄的一掌拍過來，等着自己的手掌拍到自己皮肉的時節，那個蒼蠅又會安然地，閒逸地飛向另外的所在去了。

「嗡嗡，嗡嗡，嗡嗡，……」

旅客們每人擎着一個餓瘋了的肚子走向道傍打失的小飯館，儼然是鑽進了蒼蠅的王國。在一陣騷動之後，眼快翅快的蒼蠅們，早又檢定它所喜愛的部分落腳；於是乘着旅客匆忙地裝滿自己的肚子的時節，它們也乘機裝滿自己的肚子。一個不小心落進湯罐或菜盤裏，就連同滿胸未酬的壯志，死了自己，也糟塌了別人的食物。

蒼蠅並不只是一種，有麻而大的，有金頭綠身看起來彷彿有八面威風的生物。其實說起來不過肚子裏多裝一點蛆虫而已，表面却像煞有介事的樣子，而且飛起來嗡嗡的聲音又特別大，和人與物

相撞，也不致於自己先就昏厥。本來是的，當這荒誕的年月，能變得那麼肥壯，自然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啊，何況在太陽光下，飛起來纏綿惡目，儼然是一方長了翅膀的寶石，不曾使人一下就想得到是那麼污穢，可惡的東西。凸出兩隻大眼睛，又掩藏了一付厚玻璃的眼鏡，如同一個飽學之士似的。飛起來又平平穩穩，目不邪視這親暱的樣子，而且曾在任何地方，都是那麼不慌不忙，又好像時時都在沉思之中。

人們不但不討厭它的，可是又厭惡它那一大肚子的蛆蟲。果真拍死了，在清潔的衣服上，在手掌上，在頭髮上，不就會弄得惡心慘目，一身都帶帶得不爽快麼？可是它都懂不了這許多，儘自飛着叫着，極像唯我獨尊的種子。

「嗡嗡，嗡嗡，嗡嗡，[Lachrymose]」

在蒼蠅裏忽然引起一番爭執來，那是關於尊位的問題。小蠅子自然是無分的，它們一生一世不過是爲別人助威，爲自己開個溫飽而已；而蠅和青蠅却要分個高下。青蠅靠了自己一身的好顏色，就想居蠅之王；可是麻蠅從鼻裏吐出氣，表示着看不起的样子，迴說：

「你不過徒有華美的外表，我可是有學問的人，你不看我一身的麻點，正如同人類的文字，表示我的熟讀書史，才能治國的。」

這糾紛從此就起來了，嗡嗡的聲音比平時更大更響，誰也不肯服誰，各立門戶，頗有互相敵對的樣子。可是不知就寢的人們，覺得它們更煩了，也不管它是麻的是綠的，一下驅散它們，要它飛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。

## 豬

露出一副十二分蠢生的樣子，得意地搖擺着頭尾，粗聲粗氣地哮喘，把一張生柱嘴東掀西拱，拖着一個大肚子，像煞滿腹經綸的神氣，那就是被我們人類豢養過幾千年的豬了。

生活在近代的城市中，雖然豬還是我們主要的食品，可是難得看見活潑的豬；當此國難期間，大家分住內地的城鎮鄉村，就不少機會來觀察了。說起來也許是一個笑話，一個城市之子曾經這樣問過他的母親：

「媽，那笨頭笨腦又肥又大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怎樣，你連這個都不認得，那就是豬呵，你不是喜歡吃紅燒肉麼，那就是用它做的。」  
孩子慎重地想了一會，於是搖搖頭說：

「媽，你弄錯了，紅燒肉的皮是紅的，這個東西的皮，——唔，我還看不見，上面蓋了一層毛，紅燒肉就是沒有毛的！」

可是不久他也就會明瞭了自己的錯誤，因為他可以按部就班地觀察豬的一生：生，養，死，和一块塊掛在白木案子上的肉，自然燒好的肉，他是一向就熟習的。

他也許從此就不要吃豬肉了，先是看見豬的軀軀的一生，而後在睡夢中，（那時候他或許正夢

見江南家園門前的一池水，水上的鴨子和水中的魚，忽然被淒厲的慘叫驚醒，如果那個屠場正在他的住屋的左邊，那麼他還要聽見它和死的掙扎，半小時的粗喘。在第二天早晨，就有血淋淋的肉懸掛起來了。於是一串的影子在他小小的腦中閃過，日久天長，就深深地在心上刻下來一箇既污穢又悲慘的故事，從此對於紅燒肉就不那麼熱心了。

在豬的本身，却絲毫也不覺慮，除開忍受最後的一刀之苦，它照樣生下來是快樂而活潑的，然後享用主人所給的糟糠粗米，成天躺在臭穢坑的邊上或蓋上鼾睡，漸漸地胖起來，終於肚皮掃地，兩隻眼睛睜成一縫，扇着兩只大耳朵，轉着一根小尾巴。得便呢，到臭泥裏去打個滾，如果主人不申斥，就在那裏面睡上一覺，它真箇個人的舒適，它更想不到別人的營養原來是有用意的。它只昏昏沉沉，過着安逸的日子，一朝四脚翻起，纔哀苦地叫號，可是只有一柄鋒利的刀在等候它了。

## 豬的悲哀

「豬的悲哀」和「魚樂」該是一回事，做爲人的我們原是無法感受的，這是極明顯的道理。己身既非豬，就不能恰當地體味到它所忍受的悲哀，即使勉強說來，也是不痛不癢，豬如果也看得懂我們的方塊字，一定被逗爲笑了。就是因爲它到死也不會看得懂的，所以纔大膽信筆揮來，落得幾文稿費，好在這個世界上的事，原來就是騙來騙去。

那蠢豬們固然長了一身豐腴的肉來飽人的口腹，照理說他該得到一番優渥的待遇纔是；可是事實上却并不如此，這自然一半是因爲它們本來生就一副骷髏相，再因爲「人事」極繁，實在也顧不得它們。於是它們生下來了，一大堆，在一間小豬圈裏打轉轉，只有喂養它們的農人，纔顯露出些欣悅來，但那絕不是生的快樂，而是想到年底又可以多賣出幾口豬，幫助他們過一個鬆動的年。

豬如果懂得人的話語和那顆玲瓏透剔的心，那麼它纔落到世上來，就該陷於悲哀之中了。一生出，就被人打了個死去的算盤，這樣還不知悲哀，那真是一個透頂的不懂事的執犄子了。但是強說它是不事生產的執犄子，實在是冤枉了它的，它不是終其生爲的供給人那一餐好飯食，而且它的鬃毛，又是出口的太宰，還可以爲國家換來一筆外匯。也許換進來外匯是老爲國家的主張，把外匯換到自己手裏是太太爲自己的主張，但這些都難題太遠，不說也罷。

這樣說起來，它倒並不是一個十足的浪費者，而是一個犧牲自我，慷慨有「跳火坑」精神的生產者了。對此，享受它的利益的人類，自應另眼看待纔是，可是還是那麼馬馬虎虎，忘記它們對於人類的偉大的供獻。

則是能刪一切生物的死亡的，豬自然不是例外，而且豬的病是那麼單純，毫不操雜一絲轉鏈性，政治性。換一句話說，它真是「為病而病的」，好像「為藝術而藝術的」一樣。有了病，既容易想到「對症下藥」這句成語，藥自然是要吃的，靠近城郊的幾座山嶺上用白粉潤整地寫出「專治猪藥，每包一角」的字樣。這纔算是以悲哀了。因為無論猪害的是打擺子，癩肚子，牙齒痛，肺結核，心臟病，失眠症，大便秘通……病只是這一種，不用診斷，不用檢查，而價錢又不多不少只是一角。在另外一塊牆上，也許寫的多相一點生意的關係，在猪字的下面還加了牛字，那就是說這藥不只為猪治百病，還為反芻的牛也治病。藥的萬能固態可佩服，可也猪的悲哀，却愈發深重了。它如果能說話，一定要憤慨地叫出來：「太不拿我當個豬了！」

其實真若是病死，在這那面也許是幸福的，因為病死而猪在大城市裏是不不得進市出售的。那麼它或能落個全屍，埋到土中，了此一生。（如果在鄉間那就大一定了，就是臨死的猪，也免不了碎屍分體，用賤價賣給一些貧苦的農民）真是福祿雙全，養得肥胖宜人，總有一天，活生生地被殺死，一日之間，烟消雲散，不細分到誰的肚子裏，化成杆柴東西了。這簡捷快速的步驟，幾乎打破丁基物不滅的定律，臨死前的挣扎是沒有了，殘廢哀號也不復在人的記憶之中了。

至於養它的主人呢，早把喂養它的猪圈裝了新的幾隻小猪，他沒有一點憐惜之心，一件悲慘

的死，絲毫引不起他一點哀傷。也許他還垂興去那家屠夫要來一隻豬耳朵在灶上煨熟了，趕晚下二兩白酒解解乏。

在豬的那一面，它是爲什麼而生呢？它是爲什麼而死呢？如果它能有這一點靈性，稍稍加以思索，立刻就該深切地感到悲哀了吧！正因爲它不覺得悲哀，做爲人的我們，就倍分地覺得它們的可哀了。

說來說去，無非廢話一大堆，看那羣尖嘴，長耳朵，一身黑毛的畜生們，不還是無憂無慮的在污泥中打滾，在糞坑中撒拱麼？